

苏东坡在海南系列 46

“与其说它们是雨中青山,不如说是群龙在奔游,引得我诗兴大发!”距今920多年前,大文豪苏东坡由海口前往谪地儋州于乘坐的轿中一觉醒来,面对眼前的清风急雨和朦胧远山,不由得如是感慨。

惠州、黄州两谪地的“江山”,也经常出现在苏东坡的诗文中,分别有着其人生的寄托和不同的隐喻。他对为官之地和行旅之中所遇的高山或小丘,多有精彩的描述,甚至也有对单座山以龙比喻,但是以群龙喻群山却是其一生仅有一次,彰显了他对海南岛的“海山”格外青睐,以及他晚年更加热爱大自然的心态。

□本报记者 彭桐 文/图

苏东坡海口赴儋途中,诗言雨中龙即青山: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A 神思配妙笔 千山成群龙

出门见山,满眼是山,梦里飞山……
晚年的苏东坡坐拥海南岛的“岛山”“海山”上,不用引颈远眺,只需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就可指点风云路,笑谈天下事,其豪情与旷达、清趣与本真,可圈可点、可嚼可赏,令人玩味无穷。

苏东坡以看山水、赏故事、讲古今的淡定从容来安顿身心,从而达到神安意适的人生妙境。那从物理的角度来讲,海南的山,在大文豪苏东坡眼中,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苏东坡讲儋耳山,是可以遮挡青天半壁的傲然兀立,其峥嵘气象别的山没法可比,“突兀虚空虚,他山总不如”;苏东坡在《峻灵王庙碑》中写昌化岭,称是参禅悟道的“神山”,而且形象可爱,令人过目不忘,“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谓之‘山路牌’”;苏东坡在《和陶拟古九首》其四中吟黎母山,称它高、深、秀、美,与嵩山、邛崃山没有什么两样:“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邛”……

最令人激动兴奋和鼓掌不止的,却是苏东坡对海南之山初步和整体的印象与比喻,不仅有神来之笔,而且还诞生了他晚年谪居海外的代表作之一。

绍圣四年(1097)六月中旬,苏东坡由琼州府(今海口府城)前往谪居地昌化军郡城(今儋州中和镇),“如度月半弓”的行程中,于乘坐的轿子里梦得两妙句,醒来又见“清风急雨”迎面而来,远处青山朦胧隐现,不由得诗兴大发,在“戏作此数句”中,极为震撼人心地首次把群山喻作群龙:“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风中阵阵疾雨飞来,并非无意,而是神仙们为了催久未吟唱的我东坡快快作诗,一起趁着风雨而赶来了群龙。这龙不是自奔而来的,而是“钧天宴未终”在天之中央聚会的神仙们特意赶来,神仙们赶龙的法器便是自然生成的风雨。在“梦云”和“笑电”中,这龙是“天龙”所化,于地面崛起。在苏东坡还没睁开眼于路途小睡的梦中,他于梦中所得的两句是:“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而正是在齐鸣之乐中,如游龙的群山,分化成一条条“山龙”,很快,也是在东坡醒来之际,于他面前,已完成蜕变的成群的“天龙”,仿佛每条龙都在昂首,向东坡问候与催促道:你虽容颜衰老,但诗句尤工,快快写出曼妙的诗句,传到神仙府第、蓬莱宫中。

在群龙催促之际,苏东坡于诗中吟道“喜我有归期,举酒属青童”。他认为,“咏啸来天风”,“山龙”已在形成,神仙们又聚会商讨,这种种不寻常的迹象,都是梦中出现祥和五色、雷电鸣笑而带出的好兆头,预示着他拥有了回归中原大地的希望,所以他高举酒杯相邀神仙使者青童。

苏东坡这首渡海到琼后所写第一首诗,历来被认为是东坡谪居海外三年的代表作之一。如今,人们读到该诗,不仅感受到东坡的清风让“耳目聪明”的舒适与惬意,而且留在脑海深处更为长久生动与闪亮的,是他神思与妙笔交融生成的活灵活现的群山之龙和山群之龙。



海口市龙泉镇古庙里的龙雕。

B 自诩谪仙人 浮山为大鹏

苏东坡在人生最后一个谪居地儋州三年生活中,虽然从容淡定,但是常常梦回上一个谪居地惠州。

惠州的山在苏东坡眼中也是多姿多彩、活灵活现,有诗有禅的。当他由定州马不停蹄,舟车劳顿,翻过江西与广东的界山大庾岭,在清远县碰见热情好客的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后,他便觉得惠州就是天意让他该去的好地方,“到处景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到惠州的第一站,不是进城去州府报到,而是按着心性指引,先跑到惠州辖县,直奔罗浮山腹地逛了一圈。他称位于罗浮山玉女峰罗汉岩下的卓锡泉,是“天下第一”水,他还言急欲登山,是为了拜偶像葛洪“觅稚川”,所以他看“诸仙者朝斗坛”,他观“坛上所获铜龙六、鱼一”,还不惜笔墨地大赞山水:“水出洞中,错鸣如琴筑。水中皆蒲蒲,生石上……”

在苏东坡眼里和心中,这座“岭南第一山”不仅是佛道之山、仙灵之山,还是绝妙之山、养心之山。两天游后,他不断回望与怀想,言谈之际和笔墨之中,甚至满脑子都萦绕着神奇的罗浮山腹地及其非同平常的人和事。

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游览与深拥罗浮山后,苏东坡再游罗浮,基本都是“书信游”“梦中游”和近郊游。为记住美好,弥补遗憾,还“期以明年三月复来”的心愿,他还进行“替代游”,畅游了城附近的白水山。

按照《舆地纪胜》记载和苏东坡的标注可知,白水山最吸引东坡的是佛迹岩。苏东坡第一次与以佛迹岩为代表的白水山的相会,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十二日,即在他畅游罗浮山两个半月后,也是他到惠州寓居两个月零十天时。这一次,他是带小儿子苏过游。不同的是,小坡专注于可嬉的水,大坡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可依的山。富有传说的山,在他玄妙的笔下,显露出更加神奇而魔幻的面貌。

苏东坡采用由远及近的手法,融合地方传说和自己的丰富想象,用诗笔描绘大罗浮山的形成、罗浮数百里境界的开拓,和小山白水山的意外诞生,以及山与山神秘拼接派生而出的飞瀑泉流,都是天意与山灵的相互作用与结果。他在《白水山佛迹岩》开头即写道:

何人守蓬菜,夜半失左股。
浮山若鹏跨,忽展垂天羽。
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
神工自护持,融液相缀补。

这样充满神奇色彩的笔调,不仅把读者带入神话世界,还把当地民间流传的关于罗浮山来历的种种传说融入一炉。尤其是“浮山若鹏跨”,既表明苏东坡对仙山的认可,也从中可窥见罗浮山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与重量之大。此后凡游惠州山水,他总爱以罗浮山为标杆和参照。在“长吟饮酒诗”中,苏东坡喜把罗浮山当作大字号的休闲椅,在谪居惠州的艰难日子里,不时悠悠乐哉地闲坐而“颇获一笑适”。

苏东坡三游白水山,每次都必干一件事,就是洗浴,总是把沐浴之地当作云间的仙人之地。由是观之,苏东坡内在的精神强大,的确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苏东坡《大江来去》清拓本。(烟台博物馆藏)

C 闲者躬耕乐 江山如故山

苏东坡爱多视角看问题,也善于以不同眼光看山水。他看惠州的山多带仙气,而看其人生第一个谪居地黄州的山,却非常接地气,不仅感觉有家乡风味,而且满眼都是故山的影子。

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44岁的苏东坡被授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在第二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后,便开始了五个年头的闲居生活。他托朋友在城东边要了一块坡地,于谪居第二年就开始躬耕东坡,并取号“东坡居士”,一边劳作自给自足,一边饱览当地山水创作诗词文赋,生活艰辛而快乐。而深刻的乡土之恋也成为他终身难解的情结,在反复吟唱“归来兮”而不得归时,他寄情纵意于山水,他眼里的黄州的山差不多都是家乡峨眉、青城山等山的再版,或者有着隐秘关联。

苏东坡认为黄州的赤壁“江山如画”,谪居附近的武昌西山等“水上青山如削铁,神物欲出山自裂”,放眼所见,“岂无佳山水”“青山自是绝色”。尽管他以“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的中年豪情,大赞“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但是对整个地域之山的形象比喻和用情的浓度,还是略逊于晚年谪居的海岛。

苏东坡于62岁那年渡过琼州海峡,于渡海那一刻即开始频频回首,仿佛满眼除了泪水就是海水的感动天地的情景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龙山和群龙,就在他忧郁渡海又禁不住好奇与诱惑而不时对神秘海岛的阵阵远望中,已有了雏形。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苏东坡与弟弟在徐闻海角海边作最后道别,一抬眼朝南望去,那岛上“杳杳一发”的大小成百上千座“连山”,因是颇有距离的遥望而“若有若无”。但所有的山,又像被一根头发所相系相连,已隐约有龙的轮廓。只是,此时这条海上巨龙在他眼神和心底还不那么十分明晰而已。

及至顺风渡了海,上了岸,给重要亲友写了信,也到琼州府完成报到,而且脚踏实地踏的海岛大地,又无其他繁杂相扰,作为一身轻的“无官者”,只管去谪居地儋州安身,心也静了神也定了,又在坐轿小憩中卸掉了所有的困与乏、累与倦,待睁开眼来,天高地阔,群山万壑,一草一木,便都是诗意流淌,加上清风急雨的及时点缀助兴。这时,尘封的意识已完全觉醒,不仅梦中隐藏的龙复活,眼前的山幻化的龙也灵动起来。一时间,虚实相融、亦真亦幻,所有物事与情感,都在入琼第一首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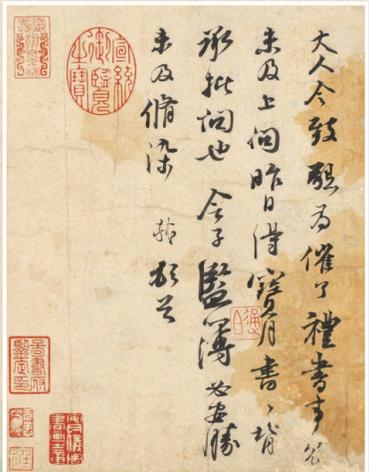
东坡兴奋地喜道,这次风雨旅途中出炉的豪迈华章,是“山龙”“海龙”等群龙给的灵感,是天上群仙对着他连声呼唤,天地共同作用而出的一首“催诗”。

催出的是无比的神奇,催出的是无边的浪漫。

苏东坡由梦和现实一起融合、仙凡一起合作,风和雨联手打造,心和笔共同雕琢的群龙,不单单是一个夸张性的比喻,还是他当年对海南之山最初的恒定印象,对浪花簇拥的海南群山最好的概括,也是源远流长海岛“海山”的最佳影像志,将会一直生动在纸页间,灵动在苍穹下。



▲清代蔡嘉《东坡像》轴。(天津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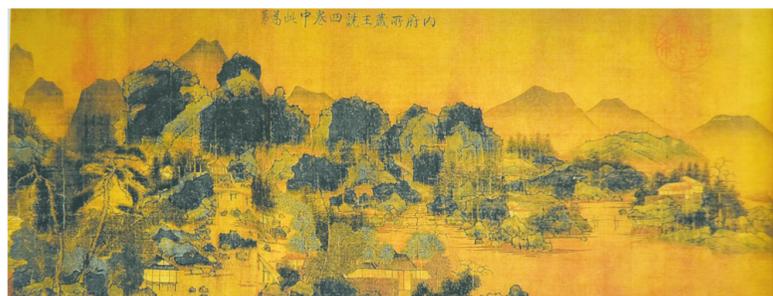


▲苏东坡真迹《致运句太傅尺牍》。

苏东坡写有龙的诗

塔前古松

当年双松是双童,
相对无言老更荒。
庭雪到腰埋不死,
如今化作雨苍龙。



北宋王孟《瀛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